

在故乡

旅法勤工俭学纪实

大巴山下的烽火

征途集

傅 钟著

第八路军是怎样战斗着的

敌后抗战的开端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吴早文

封面设计：陆震伟

封面题字：李 铎

征 途 集

傅 钟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350×1168 1/32 印张 7.5 插页 8 字数 150 000

1983 年 8 月第 1 版 198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83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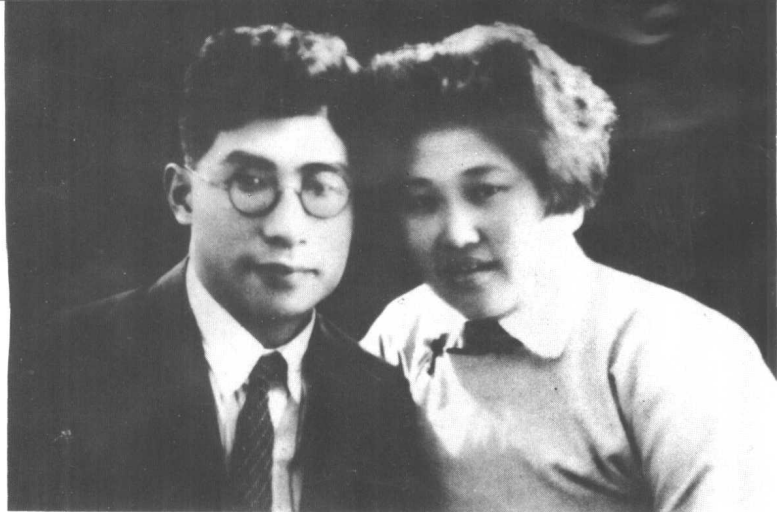
ISBN 7-5321-0935-6/I·716 定价：5.90 元

1925年，傅钟任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时
在法国巴黎留影。



1925年，傅钟在巴黎和国际友人合影留念。





1931年，傅钟在上海和刘小圃结婚。

1938年，在太行山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时留影。





在长征途中，廖承志为傅钟画的像。



1939年，傅钟在晋东南群众“反江”大会上（右一为薄一波，右二为朱德）。

1944年去延安，傅钟和军委总政治部同志合影（左二为谭政）。





1954年，摄于北京寓所。



1954年，和夫人刘小圃摄于北京寓所。

1954年，傅钟和话剧《万山千水》演员合影
(二排左一为宋之的，左二为周恩来，左三为贺龙)。





1960年，傅钟在全国人大军队小组会上发言
（右二为贺龙，右三为罗荣桓）。

1964年，傅钟和周恩来、贺龙、彭真、杨勇等同志一起下部队视察。





1963年，傅钟在全军文化部长会议上讲话。



1980年，傅钟会见邓颖超同志。

目 录

在故乡.....	1
旅法勤工俭学纪实.....	25
艰难而辉煌的历程.....	33
——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边根据地及长征情况概述	
大巴山下的烽火.....	59
陕南党组织的重大贡献.....	68
西渡嘉陵江.....	72
党中央的召唤.....	78
西北局的光荣使命.....	93
第八路军是怎样战斗着的.....	127
敌后抗战的开端.....	134
——忆八路军总部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初上抗日战场.....	163
怀念任弼时同志.....	181
记徐帅.....	183

德如高山情似海.....	187
——缅怀叶帅剑英同志	
飒爽英姿 永垂军史.....	192
——怀念廖承志同志	
火一样的生命.....	197
——怀念郭沫若同志	
鲜红的党旗覆盖在他身上.....	202
——怀念茅盾(沈雁冰)同志	
英勇的先行者.....	209
——忆王维舟同志	
富有才华的革命家.....	211
——忆吴永康同志	
大巴山的传奇人物.....	215
——记武志平同志	
 附 录:	
傅钟同志生平简述.....	张文苑 218

在 故 乡

我出生于1900年,和本世纪同龄,亲身感受到了清末民初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也曾为寻求救国之道赴法勤工俭学6年,又去苏联学习4年,回国后投身为民族解放事业而浴血苦战的人民军队。88个春秋过去了,有些记忆由于时光的冲刷变得模模糊糊,然而又有些记忆由于冲去浮尘而愈发鲜明醒目,每次想起都激动不已,不写不快。

我 的 家

1900年是清光绪二十六年,这年农历六月初二日,我生于四川省叙永县城。当时叙永称永宁,永宁州府衙门就设在城里。永宁州辖川南三县(永宁、古宋、古蔺),是川南的政治、文化中心,云贵川水陆交通要道,川盐南运,云货北销,客商往来,莫不经此。城廓在川南各县中是比较大的,仅东门湾子至王公祠那条街就顺着地势蜿蜒5里之遥。市面倒也热闹,商店作坊,鳞次栉比,各种招牌参差满目,酒幡茶幌,随风摆动,乡音十足的叫卖声一阵高过一阵,在川南山区也算得上繁华商埠了。

永宁河由南向北穿城而过，把小城一分为二。河东为土城，清顺治年间划归贵州省管辖，也叫贵城；河西为石城，归四川省管辖，也叫川城。这样的行政区划分子官于民都很不便，后来就全划给四川省了。

城里有一带碧水，城外有万峰斗奇的红崖山，再加上其他几处名胜古迹，风景不俗，远近闻名。

我的祖籍是江西省新淦县。明朝嘉靖年间移民“填川”，华东各省都有数量可观的人被迫入川。祖籍难忘，一代又一代让孩子熟背自己的根在何方。我清楚地记得小伙伴们在父母面前，闭上眼睛吃力地背诵着：“我是×省×府×县×村×街人。”背对了赏个铜板，背错了一顿申斥。我家大人并不强求我这样做，引来小伙伴的羡慕，其实我还羡慕他们手中的铜板。

经过祖先们茹苦含辛、赤手空拳地开拓，到我父亲这辈已经是书香门第了，有房有地，子女都受良好教育。生活算不上好，却也比下有余，不为吃穿发愁。住的是单门独院。有东西厢房，正房上还有个小阁楼。天井不大，条石铺地，四周有十几盆花，四季都有花开。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个石凿的石槽，里面养着几尾雍容华贵、优哉游哉的大金鱼。我围着它转，问这问那，忘了吃饭，常常问得大人发烦，挨巴掌。

父亲傅锡卿参加过当时的科举制，进过州学，读了不少古书，也经府试，但他作不来死板的八股文，没考上秀才。后来听说广元有个桑蚕学校，就去那里读书，立志实业救国。毕业后返回叙永，也办了个桑蚕传习所，传播桑蚕之道，以求造福故里。他负担一家生计，终日忙碌，除了在西郊万寿寺桑蚕传习所教书外，也时常下乡看看，因有几亩薄田租给人家，租子虽然不多，但对

我们这个家来说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回到家里还要教我兄弟读书。他进过官学，古文根基很好，教我们游刃有余。他威严多于慈爱，要求也很高，总是恨铁不成钢。七八岁时就让我死啃“四书”，十岁就学“五经”，要逐字逐句背诵，根本不解其意，好不枯燥，我们常常偷着往街上跑。出门往左一拐就是永宁河岸，非常热闹，耍猴的，演布袋戏的，吹糖人的，卖“哗嘞”的，新鲜东西很多，开心得很。但被父亲看见可要乐极生悲，重则几记戒尺，轻则一通“业精于勤，荒于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教诲。对此我们很服气，他自己就用“为人正直，治学勤奋”的信条律己。工作治学兢兢业业，毫不松懈，似乎他小时候也不要。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和理解力的增强，死啃的那些线装书还真得益不浅。

母亲吴氏，理所当然地操持家务。父亲在家时间不多，就是在家，伸手干家务，也是有失一家之主的身分的。母亲一天到晚手脚不闲，买菜做饭，洗洗涮涮，全家的单夹棉衣也都要她来做。也许是劳累过度，从我记事时起她身体就很弱，消瘦白皙的脸上总是带着几分病色。她性情温和慈祥，从不打骂我们，甚至也不大声呵叱，我们做错了事，她顶多蹙蹙眉，叹口气。说也怪，这很管用，不啻父亲的戒尺。看着妈妈痛心的样子，我们心里就难过，就千方百计让妈妈高兴。妈妈也出身于诗书门第，知书识礼，每晚都做看针线活，对着昏暗的油灯，口里教我们唐诗。我在三岁时就能熟背“床前明月光”、“春眠不觉晓”、“白日依山尽”、“红豆生南国”……等十几首五言绝句。家里来客，总让我当众表演，引来客人阵阵掌声：“好娃儿！”“有出息。”每当这时，妈妈脸上总浮出甜蜜的笑容。我也高兴，我最爱看妈妈笑。她是受封建文

化熏陶的，但思想不古板，她的脚比一般妇女要大，是缠足后放开的。据说，戊戌变法时，她接受维新思想，拥护男女平等、女子上学、女子天然足等等，颇受邻居亲戚的讥笑，但她不管不顾，我行我素。

哥哥叫傅文麟，后改傅文（我原名钟麟，后去掉麟字），比我大4岁。我俩感情很好，学在一起，耍在一起，他干什么我都跟着，像他的影子。他也从不讨厌我，是我的小保护人，有人欺侮我，他总是挺身护着，有时甚至自不量力。有次我被一个比他还大的孩子打了一巴掌。他脸红脖子粗和人家拼命，闹得鼻青脸肿。不过他为自己从没和别人红过脸。他常常偷闲带我东跑西串。最爱去的城东的营盘山，离城不远，出城就到，站在山顶俯瞰山麓，田间阡陌纵横，农舍炊烟缕缕，小桥下流水粼粼，一派田园风光。哥哥喜欢这些，常常看着发呆。我喜欢在草丛中捉些蚂蚱、蝈蝈、蟋蟀。也爱听哥哥坐在草地上讲“黑猪洞”“锁龙桥”的故事。不外乎黑猪精，孽龙妖为害人民，作恶多端，触怒玉帝，派天神下凡，镇黑猪于山洞，锁孽龙于桥栏，于是风调雨顺，人民康泰。天灾人祸连年，痛苦不堪的人们借以画饼充饥而已，但我那时听得津津有味，无忧无虑的心灵上蒙上些阴影，除书本和游戏之外，知道人间尚有疾苦事。

还有两个姐姐，相处也不错。

1909年母亲去世是我一生中受到的头一个重大打击。虽然只9岁，但一下子大了许多。母亲体质本来就弱，加上终年劳累，终于支撑不住，卧床不起了。弥留之际，一会儿拉着哥哥和我的手，一会儿拉着姐姐们的手，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眼里含着泪，断断续续地说：“今后学着自立，自强……多靠自己……听爸

爸话……”又和爸爸说：“我就不放心他兄弟姐妹……”她看见爸爸点了头，才停止了呼吸，离开我们。

不久，我就懂了，母亲的简短遗言不是多余的。俗话说，“有后娘就有后爸”，父亲续弦之后虽然没有像继母那样对我们冷若冰霜，但感情大不如前，确确实实我们要“自立”，“自强”，“靠自己”了。我和哥哥更加形影不离，相依为命。

风 雨 少 年

我们开始懂事的时候，正是清政府腐败无能，列强侵入，不平等条约接二连三，社会动荡，民怨鼎沸之际。许多仁人志士在寻找救国之策，学说纷纭，思想活跃，特别是围绕着“民主共和”和“君主立宪”国体问题，争论十分激烈。

叙永有三位同盟会党人，杨维、黄方和赵铁桥，似乎和我家有亲戚关系，常来我家和父亲暗中议论。如果我们在屋，父亲总是把手一挥，“出去温书！”从不让我们在场。

有一天他们又来了，爸爸照例手一挥：“出去温书！”我们也照例走出来爬上阁楼，拿起书本，耳朵却侧向楼下，楼板和隔墙全是木板，缝隙很多，隔不住音，只听下面你一言他一语地小声嘀咕，传过只言片语：

“……再这样下去，我大好中华只好拱手让人了。”

“仅《辛丑条约》中的赔款一项，全国国民每人就要付一两白银，这可真是我为鱼肉，人为刀俎！”

“我们就这样老实让人剝吗？”

“不行，卖国的清王朝必须推翻，戊戌的改良不行。”